

# 西德情報局

利木強  
荷曼國  
斯索  
漢赫洪

751.836

851

470979

港台書室

# 西德情報局



90094991

出版者：藍 天 書 屋  
(香港七姊妹道二〇〇號七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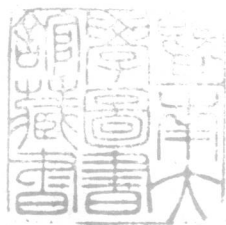
印刷者：大 象 印 刷 公 司  
(九龍官塘道一八八號四樓)

總代理：世 界 出 版 社  
(香港七姊妹道一九六號七樓)

星 · 吉 · 楨 世界書局發行

目  
錄

|                        |     |
|------------------------|-----|
| 「季佑姆案」揭露了西德情報局的危機····· | 一   |
| 譯    序·····            | 四   |
| 揭露事實真相·····            | 六   |
| 第一章·神秘人物·····          | 二一  |
| 第二章·東區前線的奇蹟·····       | 三一  |
| 第三章·親衛隊(SS)·····       | 四一  |
| 第四章·變節·····            | 五九  |
| 第五章·情報員·····           | 九六  |
| 第六章·格林組織·····          | 一二二 |
| 第七章·向蘇俄進軍·····         | 一三六 |



研究室

|                       |     |
|-----------------------|-----|
| 第八章：追捕國家之敵人·····      | 一五三 |
| 第九章：競選總經·····         | 一六五 |
| 第十章：共黨之反擊·····        | 一八八 |
| 第十一章：軸心之斷裂·····       | 一九二 |
| 第十二章：費爾菲事件與格林之沒落····· | 二一七 |
| 第十三章：當前BND之危機·····    | 二四三 |

## 「季佑姆案」揭露了西德情報局的危機

沒有人知道確切的數字，但是季佑姆必定有許多同黨。許多研究這個問題的人士認為，在西德境內的一千萬東德難民之中，起碼有六千名是間諜。據多數西德情報官員估計，在西德境內約有一萬五千名各國情報工作人員。一位西德專家曾經說：「西德的間諜之患，猶如其他國家的鼠患。」

在西德當前所處的情況下，季佑姆的案子實在並不算特別稀奇或令人驚異。德國乃是歐洲心臟地區的樞紐，幾乎二次世界大戰一結束，該國就已成爲各國間諜的好獵場。當一九五三年東柏林暴亂時，東德和蘇俄都獲得證實，西德有意「掃蕩」共產主義。於是決心不惜以一切代價獲取有關西德意向的情報，這種鏖而不舍的決心很容易轉變成實際行動。當數以百萬計的難民湧向西德時，正是他們滲透大批間諜進入西德社會最保險的方式。

成千成萬越過邊界進入西德的難民，除了滲透到西德公務機關、三軍部隊、工會及各政黨以

外，別無其他的特別任務。共黨也派遣一些十來歲的青少年到西德先行建立教育界和專業上的關係，然後再從事實際的間諜活動。波昂的一位情報人員曾經告訴「新聞週刊」的編輯人員貝爾說：「東德情報機構的耐心令人難以置信，有些人員潛伏十六年以後才開始從事活動。」

由於西德是一個工業大國，因而助長了一種新的情報活動。因為東歐的勞工與學生競相要求改善生活，於是多數共黨情報網開始專注於西德的技術。美國中央情報局前任駐波昂分局局長柯林博士指出：「數以千計的間諜紛紛將各種設計精巧的機械藍圖，甚或在自市場購買機械送回祖國，西德充斥了波蘭、匈牙利、捷克、東德以及俄國人。」

在季佑姆的案發以前，最引人注目的間諜案發生在一九六三年，費爾菲成功地滲透到格林將軍馳名遐邇的西德聯邦情報局。（即本書主角格林將軍因該事件而跨臺）費爾菲最後曾擔任聯邦情報局對俄情報處主任，當時他在該單位擁有好幾個大隊的人員。費爾菲與他的同僚自格林將軍的檔案中偷運了一萬五千多份文件給蘇俄。他們也出賣了九十五位在東德工作的西德特務。

另一件也頗轟動的間諜案是，西德任用了一位替蘇俄作間諜的東德人，這個間諜是蘇特林，蘇俄特務機構給了他三位波昂外交部女秘書的名字，並奉命：「跟她們發生關係，可能的話娶其一為妻。」蘇特林照辦了，幾年來他的新任太太一直帶回家許多北約組織的最高機密文件，直到一九六七年，一位蘇俄間諜投奔西方，才揭發了此事。蘇特林的太太由警方獲知，蘇特林只是

爲了有機會接近種種檔案而娶她以後，她在獄中上吊自殺。

可以預測的是，由於西德政壇毫無安全可言，對於波昂與盟國之間的關係也有重大的影響。一位美國官員承認：「多年來，我們一直認爲，德國政府潛伏許多間諜，於是我們也就相機行事。其他盟國也是如此。」

因此，無疑的盟國的軍事計劃也就窒礙難行。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前首長柯林說：「其損失是；盟國之間無法坦誠交換情報。」

當然，西方情報人員也利用機會到東德從事間諜活動。有好幾位美國間諜滲透到東德的高層職位。但是共黨間諜散佈在西德的情況乃是其他國家難望其項背的，而且似乎無法控制。波昂一位反間諜專家悲哀地說：「在一個民主國家裏，你如何應付這種事？僅在數週前，國會議員還在憤憤質詢，東德難民怎樣可以被送交安全人員盤問，這是有傷尊嚴的事。」

對此，目前尚無澈底解決的好辦法。柯林說：「由於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多數的基本紀錄都已遭摧毀，沒有人有時間或意旨或設施來查驗數以千計可疑的西德人。」由於西德不以採用東歐政權的那種警察國家方式，因此西德反間措施，頂多只能盡量設法防止大批間諜在西德所可能製造的禍害。

## 譯序

本書描述二十世紀西德情報局長格林 (Reinhard Gehlen) 的一生傳奇事蹟，他曾為三位人——希特勒，美國中央情報局 (CIA)，西德聯邦共和國效力。由於鏡報 (Der Spiegel) 揭發出舉出震驚的醜聞，迫使格林撰文為自己辯護。本書主要是根據這些資料來描述這位在戰後的國際政治方面和情報方面最具有威力的人物之一生的浮沉經過。

他的支持者稱讚他是「天才」，他的敵人譴責他是「歐洲最危險的人物」。格林是出於自願的為三個不同的政權效力的諜報專家。在他當德國FHO (Foreign Armies East) 首長時，設立一個包羅萬有的蘇俄檔案資料室，他掌握之情報極盡詳盡確實之能事，同時他能預測史達林城之戰役會在一九四二年的夏季爆發。一九四五年，希特勒因他寫了一篇「失敗者之報告」而大為憤怒，把他革職，那時格林就已經預言這由納粹黨統治的第三帝國即將滅亡。

格林把無價之寶的檔案資料分別裝在五十個鋼箱裏之後離開柏林，他在一次最富傳奇性的行

動中把這些資料埋在巴威利亞高山上，準備與聯軍談判。他後來被關進戰俘集中營，得與美國佔領軍情報首長賽柏准將（Edwin L. Sibert）接頭，被派往美國停留一年，然後美國情報局給他一項任務——在西德建立「格林組織」（Organization Gehlen）的諜報網。

正如安德紐·杜利（Andrew Tully）所說：「如果不是格林這位專家直接把詳盡精確的情報送交美國，美國可能一點也不知道蘇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最近幾年來的政治立場和軍事目標與野心。」最後，他收到七百萬美元，奉命對付蘇俄佔領區の間諜，在其後幾年中，格林和「林組織」表現得極為出色，成果輝煌，成為美國在東歐前線冷戰中之耳目。格林天生之抗俄心理格對美國冷戰政策的影響力及利益至今仍無法估計。

格林之沒落，就跟他的興起一樣富於戲劇性，在他的「格林組織」成為西德的官方情報局之後，由於他和支持他的總理艾德諾失和，同時有一位非常精明能幹的蘇俄間諜費爾潛伏在「格林組織」裏，終於使格林垮臺。

本書客觀的提供完整故事和公開這位在冷戰中舉足輕重之人物之動人事蹟。

## 揭露事實真相

這是一項舉世震驚的消息，世人對於這項消息抱着懷疑的態度。這是一九七一年十月五日（星期日），美國紐約時報報導出前西德間諜之王——最富傳奇性的人物——格林將於近期內出版他所寫的回憶錄。世界各地的秘密勤務人員都拭目以待，每位對政治感興趣的人——不管是歷史家或是其他人——都翹首盼望早日拜讀這一位過去三十年來最神秘的人物所寫的回憶錄。西德許多屬於社會民主自由聯合黨的政治家都對格林要寫回憶錄這件事震驚不已。格林本人是否意欲煽動民衆——一九七三年的選民——來反對新政策呢？

謠言到處流傳。格林在一般人心目中是西德以及國際政壇上無所不知的情報專家，他即將「揭露事實真相」了。這位平日沉默寡言的人物將要指證希里曼（Heinemann）和艾根·巴爾（Egon Bahr）這些社會民主黨黨員是蘇俄的「國內破壞集團」。掌管西德情報局的西德總理艾馬克（Horst Ehmke）寫了一封信送給格林，提醒他說即使他是一位已退休的西德情報局局長

，仍該遵守安全條例，格林回信說他保證不會違反這項官方的條例。

駐波昂和慕尼黑黑的中央情報局代表，以及美國秘密勤務局人員，都湧向位於普拉及(Pulach)的西德情報局，探詢格林究竟寫些什麼？並想知道格林在回憶錄裏，對西德聯盟的「東進政策」(Eastern Policy)持何種看法。西德情報局(簡稱BND)人員只能聳聳肩膀，表示無可奉告，威沙爾將軍(Wessel)的幕僚也說他們對回憶錄的內容一無所知。一位BND官員提到格林時說：「他坐在史丹堡湖畔寫個不停。」

然而，當西德世界日報(Die Welt)預告將於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一日刊出格林的回憶錄第一篇時，歷史家皺起眉頭，資深的情報員搖搖頭，西德政治家轉過頭來忙他們的例行公事。一般人對此事不大置信並表示懷疑。這可能不是真的；格林曾任FHO主管到一九四五年為止，戰後任「格林組織」(任務是替美國蒐集東歐情報)的主管，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八年任BND局長，他說出他所知的一切，而其中最重要的情報是一位名叫鮑爾曼(Martin Bormann)的情報員送給格林的，鮑爾曼是納粹黨的黨軍(Reichsleiter)和希特勒的親信，後來成為蘇俄情報員，戰後鮑爾曼在蘇俄得到「嚴密庇護」，幾年後死於蘇俄。

世界日報出價四十五萬馬克收購格林的回憶錄版權，該報編輯向格林索取更多資料來支持這有關鮑爾曼的驚人說法，而格林竟冷冷的凌加以拒絕。世界日報在沒有辦法之際，只好刊出社論

，對鮑爾曼的行蹤，是輕描淡寫的說：「缺乏有力證據。」「有許多有關鮑爾曼的問題仍未能解決……等，一筆帶過。

格拉西納法官（Horst van Glasenapp）仍想打聽鮑爾曼的行踪，立即要求格林把他所知的有關納粹首領的祕密資料紀錄下來，聯邦政府並且允許格林發表一篇聲明。格林說，一九四六年，他的一位聯絡人在東德一間電影院裏看有關莫斯科運動會的比賽過程的新聞片，鏡頭移向觀眾的觀眾，這聯絡人認出鮑爾曼也在人叢。格林只能向格拉西納報導這些。

世界日報大感困窘，其後格林回憶錄的後幾篇文章也使讀者大失所望。這位在德國間諜界有「老大哥」之稱的格林，未能給歷史家和情報專家提供更多的資料。由於缺乏資料，世界日報的編者克林普博士（Kremp）只好動用他的助手來進行很費時間的調查工作，他們必須使資料齊全並且更正該報所報導的錯誤之處。西德地球日報（Die Stern）則作如下的評語：「世界日報的調查人員利用鏡報幾編有關「普拉支內幕」文章。」這些文章載有回憶錄作者——格林對他的工作單位所作的嚴厲批評。

地球日報的評論揭露了這位緘默無言的格林發表回憶錄的動機。西德鏡報自一九七一年春天到夏天刊出的一連十五篇報導文章中，描述這位有「間諜之王」格林的成名經過，其成就，其弱點，以及其處事不當之處，把幾十年來格林苦心編造的傳奇性故事說穿了。數以百萬計的人可從

下面這些文章：「BND的危機，西德間諜組織」知道格林所擔負之重大任務。基督教社會工會主席史特勞斯（Strauss）認為BND實際上已無能力擔負國家的安全任務，西德總理艾馬克憤怒的指責史特勞斯的聲明是「不負責任的。」由於德國總理出言干涉此事，巴爾Baier要求首席檢察官採取行動。維也納報（Vienna newspaper）經常提出這個問題：「西德情報局真的崩潰了嗎？」

許多人對這個問題作嚴苛的指責，史坦茲格 Stadtanzeiger說：「西德情報局的危機，並不是波昂的否認或阿哈拉（Ahler）的肯定所能隱藏的，聯邦政府對當時的西德情報局局長威沙爾是絕對信任。」（National Zeitung）官報評論：「除非政府能把BND懶散的工作態度改變過來，不然就應該把花在BND的錢省下來作別的用處。」Neue Bildpost報甚至如此說：「依據專家意見，BND因洩露最重要的秘密而變得癱瘓，駐波昂之觀察家說BND已崩潰了。」這是根據鏡報所刊出的文章所作的坦率評論，顯示因一連串的不幸事件之發生，使BND自最高峰垮下來之後，BND的歷任首長毫無表現，兼且BND的高級官員本身之種種缺點，使BND功能大減。這十五篇文章的作者儘力找理由指明西德情報局之革新是急不容緩的事。

從人們對這些揭露真相的文章的激烈反應看來，顯示德國一如以往，仍是無法以合理態度來處理秘密勤務問題。西德的一般大眾心理上並未準備對秘密勤務的事發表意見。政府既然沒有對

民衆報導此事，民衆也不必要了解此事，既然如此，這國家也就無法妥善處理「民主政治和秘密勤務」這個老問題。

報紙的評論一再指出，當民衆遭遇到像聯邦情報局這類的官方秘密人員，西德市民不知怎麼應付才好。許多人感染上一種無能感，例如社會主義者赫奇 Hirsch 所說，「如果他說的是虛構的故事，我們也分辨不出來。由於人民生活在不安中，認為秘密勤務人員可能是偽裝的秘密警察，由於對秘密勤務局的工作效率估價過高，許多西德人感到 BND 整天在偷聽他們的電話，偵察他們的信件，他們並不知道 BND 只獲授權收集外國情報。由於誤解，BND 這三個字變成爲偵察與陰謀的同義字。」

許多人贊同前西德總理歐哈德 (Ehard) 所採取之行動，他把 BND 連絡官趕出總理府，以表示他憎恨所有的諜報人員，他說：「我不喜歡跟這些人坐在一塊。」很少人想到，歐哈德的作爲顯示出這種土生土長的非政治心理，這種心理導使 Caprin (一八九〇年任西德總理) 想盡辦法來阻止政治性的秘密勤務局之成立，同時使惟一存在的秘密勤務局交予軍人之手。在德國，一般人認為凡牽涉到情報的事總不是「什麼好事」。

人民喜歡把 BND 和秘密勤務問題交給好煽動情感的作家和影劇家，電臺和電視臺來處理。政治家和歷史家給予諜報組織數個領域一個濶大的停泊地；找不到有關評論西德諜報方面的優點

和弱點的科學性論文；德國秘密勤務局的歷史不被認為是歷史家所研究的一個項目。只有官方的編年史家及其他有關秘密勤務局的官方編年史家會提供一點資料——但經常是加以歪曲和潤飾的資料。

甚至BND的首長也被搞糊塗了。馬克以為BND的任務是介於以前的參謀部東區情報站和〇〇七情報員之間。BND副局長勃洛治（Blöts）在任職前就探聽秘密勤務工作之毛病所在。

勃洛治發現在西德各書找不到有關BND內部作業的資料，他只能帶回一份東德宣傳資料朱立斯·馬達拉士（Julius Maderlas）的著作「No longer Secret」回國。

有關諜報工作方面之刊物的缺乏，可從歷史方面得到印證，幾十年來，德國秘密勤務局一直是操之於軍人之手，這些軍人警告新聞界不得太靠近探取諜報方面之消息。戰時檢查制度是由德國人發明自一八九〇年沿用至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陸軍新聞局（附屬於軍事秘密勤務局）負有檢查之責。在魏瑪時期（Weimar Period）過後，軍事檢查制度又再度實施，自一九三三年至今。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一日召開之帝國作戰部的一次會議中決定「禁止報紙和定期刊物刊登間諜小說或諜報報導。」

當親衛隊（SS或稱黑衫隊）插手秘密勤務局，大家對情報事件的興趣完全被壓熄。在蓋世太保和諜報部（SD）——的陰影下，民衆對情報的好奇心為之消失，間諜變成爲致人死地的玩

意，沒有人願意過問。即便過了好幾年，蓋世太保的恐怖統治在民衆心中仍留下一個陰影，政治家和學者都想儘快地把諜報這件事從他們腦海甩開。在大多數德國人心目中，間諜不是好東西。

國外秘密情報已成爲一個國家在對外政策上不可缺少的工具，秘密勤務也是世界和平所賴以維持的決定性因素之一。在世界政治危機中，秘密勤務人員的無能要負起大部份責任，因爲它使政府無法了解外國的軍事力量和意圖，也就無法擬定成功的外交政策。美國諜報專家朗森教授（Ransom）說過：「精確的秘密情報是成功之鑰，在局勢緊張時更顯而易見。」

把這原則應用在西德的情況上，意指聯邦共和國若想免於外來危機，就需要一個有效的秘密勤務組織。只要強大的蘇俄一天駐守在德國土地上，只要東歐國家的鐵幕式社會制度是巨大危機的泉源，聯邦情報局就必須設法讓西德政府了解共產集團的意圖和軍力。偵察蘇俄鐵路運輸情形（可了解蘇俄軍隊調動情形），就跟密切注意蘇俄對德外交政策的改變同樣重要。

秘密勤務組織只要不變成爲一頭巨獸，就不難維護而使之生存下去。秘密勤務組織是易於產生黑暗而強大到無法測知的力量，政府本身經常不知道秘密勤務的工作範圍，秘密勤務行動的目的和範圍不會在內閣會議中被人提出來討論，這是因爲怕有人會破壞安全條例。在如此半明半暗的情況下，寂寂無聞的人也能對政府決策發揮他的無節制而放肆的影響力，也沒人能加以阻止他這樣做。